

第 8 卷



王蒙文集



第 8 卷

青 狐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到了二十一世纪开始的年代，人们仍然时时想起第一次与青狐见面的情形。那是个穿棉袄、戴套袖、大毛窝的拉锁没有拉紧的贫苦谦逊的中年女人，她的蜡黄的脸上泛着一层光泽。任何人都会忍不住多看她一眼，她长得太有意思了。

她的脸孔的正面观感是一个六角形，额骨、颧骨、颌骨各成顶点。两个颧骨又高又宽，颌骨也比一般人突出。眉毛像两片树叶，不是柳叶，而是竹叶。靠近鼻梁的双眉像是一个极锐的锐角三角形底边，眉毛的顶点在额角两端，细长有力，像是用毛笔描画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两把牛耳尖刀，刀柄在靠近鼻梁处，刀尖指向额角。

她的丹凤眼高高吊起，比京剧坤角儿的眼睛吊得还高。两眼细长，离得很远，两个外眼角远远向太阳穴伸延，你不由感觉到，她的聪明是无限的。她的两目甚至不像是在一个平面上向前看视，而是略分在左侧和右侧，左眼看前看左，右眼看前看右。这样的眼睛更像是某种兽类的眼，比如马，比如鹿，当然也比如狼和狐狸。她偶尔也会大睁眼睛，于是整个一张脸流光明丽，令人晕眩。没有多长时间，她的眼睛又眯上了，于是古井无波，枯树无花。

她的鼻梁也比一般人长，给人一种舒展端庄之感。只是她的鼻头太像蒜头，令人不免为之扼腕。她的嘴巴看着也不小，一笑便咧到了两侧，一半在左下巴，一半在右下巴。上嘴唇如两座小丘，下嘴唇如一叶扁舟。她的嘴也更像是一头美丽的兽。

她的五官都很有特色，她的脸型却令人不敢恭维。然而只要她稍稍低下一点头，鼻子的蒜头形便完全看不到了，整个鼻梁与鼻头连在一起宛如一枚箭簇，别有一种英武和挺拔。再低一点头，颧骨也看不见了，全脸好像一把刚刚打开的折扇，棱角没有了，留下的是欧罗巴式的古典。而从侧面看，她的面孔令人惊艳，她的额头稍稍凸起，她的下巴又长又尖，如一把美丽的铲子。她的眼窝很深，连带着使脸面的中部变作盆地，整个脸侧看如初七或者二十三的略亏两个百分点的半个月亮。鼻梁无懈可击，鼻头微微翘起，着实是招人爱怜。

看完她的下颚以后，钱文判定她的面孔像一只奇特的狐狸，《封神演义》与《西游记》上的说法叫做玉面狐狸。这里有一种明晃晃的天才，有一种炫目刺心的个性，有一种装不下的生命力，有一种怎么看也看不尽的叫做移步换景的变幻。初看也许你不觉得她长得特别美，但是越看越爱看，叫做耐看。这样的面孔后面流露着野性、悲苦、贪婪和按也按不下去、捂也捂不住的锋芒。古今中外，这样的面貌无与伦比，你看过她一眼晚上入睡以后就会做梦，你看过她一眼就想看第二眼，而且一直看了几分钟了，你还说不清楚闹不清楚她到底是什么样的相貌，然而你再也忘不了。这里根本不牵涉美丽或者不够美丽的评说。你可能认为她长得十分有魅力，也可能认为她长得够丑够“葛”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她的异貌不接受庸俗男子的品头论足，然而没有一个男人能够见到她而不感受冲击，没有一个男人看到她以后不企图把她的形象牢牢记住，却又怎么也记不下来，于是辗转思慕无已。

而这样的不凡女子经过了大时代的栽培，已经和你我一样的平稳、朴素、勤俭、胆怯，已经和光同尘，与泥土菜根融为一体。请看她的套袖，一副洗得发白的竹布色的套袖，显得多么安全：像洗衣店的洗衣工还是餐馆的洗碗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女作家是戴着套袖参加文学艺术乃至政治思想的研讨会的。我爱你，劳工中华！

人可以成为另一个人而再不是他或她自己吗？那时候她叫倩

姑,后来叫青姑了,青姑不是比倩姑少一个单立人吗,她是不是希望自己变得更朴素更单纯一些呢?那么把姑改成狐呢,这个事就麻烦了。包括开明如钱文者,听到一个女作家名为什么什么“狐”,也是一头冷汗。

本来她可以名为青月的,那样会好得多。她有一种月亮的清辉和寒气,有一种太阴之气的弥漫,所以是玉面狐狸,是红色的火狐,是黑色的大耳狐,也时而成为雪地极地的银狐。相传有心的狐狸夜夜拜月苦修,吸日月主要应该是月之精华,最后才修炼成美丽的天才的有毒的芬芳的女作家女艺术家。这样的女人是精灵尤物、彩蘑罂粟、天仙神女、妖魅冤孽,她们使乏味的人间多了一点神奇,使平凡萎缩丑陋肮脏的男人们在一个短时间蓬勃起来、燃烧起来、英俊起来,然而美人仍然受到提防和质疑,受到审查和歧视。美的品质远比丑更可疑、更危险,美是狐狸、狼和潘金莲,而龟、蜗牛和武大郎的品质才是善。长期以来,我们的口号是做老黄牛、做革命的傻子,即使是“心灵美”的提法,由于容纳了一个“美”字,开始的时候也受到了老同志的质疑。如此,化成了美女的狐狸会因为难成正果,再变回去,重新成为一只拖着粗重的长尾巴的狐狸。这样,她的千百年的苦修付诸东流。苦啊。

莫非这是上帝的意思?上帝说:你们来到了,你们降生了。我让你们来到,我让你们降生,乃是为了让你们尝遍人间的苦。只有这样,你们方能皈依天国,你们方能得到永生。

第一章

卢倩姑相信她的厄运是从长相与头发的颜色开始的。十一岁时,由于身体的变化使她意识到自己与自己讨厌的众多蠢女人并无不同。从那以后,她的头发就愈来愈黄了。妈妈说:“怎么变成了个黄毛丫头?”妈妈回忆她四岁那年出疹子,吃了太多的凉药。“唉,那时候我抱着你,一夜一夜地给你唱歌呀,你从小就拧(读 nìng)啊,你只许我唱一个歌呀……”

“什么歌?”倩姑问。

“春风飘摇来到这小小的园里……苦恼有谁能知?”

“不好听。”倩姑说。

“死丫头,你不让我唱旁的歌,我唱‘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篮上市场’,你又哭又抓人;我唱‘秋香,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好家伙,你在我的怀里尥蹶儿。孩子你别怨我,你五天没有拉屎,我能不能给你吃泻火清毒的药吗?得往下‘打’呀!后来又打大发了,你拉稀拉得嘴唇都绿了,这不,头发也不黑了。也不要紧,头发黄,脸型儿也变了,像外国人……”

像外国人?妈妈从哪里获得了这样的灵感,三十年前就提出了外国人的概念。其实她的头发只是有一点褐黑就是了,如果放到现在,根本显不出来。后来到了二十一世纪,走到大街上,有多少打工仔打工妹艺术家和公关小姐把头发干脆染成了金黄色啊,刘德华也染过亚麻色的黄头发。而从前,头发不够黑使倩姑几乎抬不起头来。

“小杂毛儿”“小洋人”“洋娃娃”和“黄毛丫头”在班上叫开了。而且她长得高，而且她走路从来是挺着胸，虽然胸部并不丰满，但是敢于惯于挺起来，已经不那么像中国人了。而且，她上大学的时候夏天中午在户外照过一张照片，结果是眼窝深陷，眼圈暗得像是化了浓妆，看着这张照片，她自己也觉得有那么点像外国人了。中国人本来应该是小眼睛，平平的脸庞如——她有一个刻薄的形容词——“柿饼”，非常中国的食品，把一个汁液充盈的柿子压扁，把一个立体的水果晾得干干的平板如饼。

她不能不惊讶于自己的五官配置，她在十一岁时照过一次镜子，吓得差点闭过气去。那不是个女孩，镜子里映出的是一只狼崽儿！看她的两侧分开的眼睛和嘴巴！看她的尖尖的下巴和嘴喙！看她的颧骨和生硬的轮廓！这样的十龄女孩，没有丝毫低眉顺眼的贤淑，没有丝毫舒适受用的温柔，没有丝毫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的积淀，而有的却是洋人的脱离猿猴不久的兽性兽型。

你让她怎么样活下去！

她申请入团，长期不被批准。她检查自己的肮脏错误的思想，最可怕的是她说她喜欢男生，她常常想象与男生单独在一起的情形，想到男生有而女生没有的那话儿。她的坦白交代近于暴露狂。既然我老是入不了团，一定是自己太丑恶了，不是让我“脱裤子割尾巴”吗？那就狠狠地脱吧，脱掉裤子以后，请各位愿意割哪儿就割哪儿吧。

她的发狂暴露使团支部的委员们面红耳赤，羞恼愤慨：“太堕落了，太腐朽了！”组织委员说：“同学们反映你压根儿就让人看着别扭。”天！

……然后是政治运动里她的可疑处境，她甚至检查过自己的思想：爱读巴尔扎克、契诃夫却不爱读《水浒传》与山药蛋派，爱吃冰激凌不爱吃老豆腐，爱闻香水不爱闻庄稼最需要的大粪，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爱穿高跟半高跟皮鞋不爱穿大毛窝，爱喝咖啡不爱喝酸豆汁。最后一遍检查她是声泪俱下地做的，果然，她引起了众怒。一个

女同志逼着她给讲一讲什么叫咖啡,她说咖啡不就是烟袋油子吗?不就是土烟膏子吗?不就是染衣服用的吗?你卢倩姑的头发都改成咖啡色的了,你想唬谁呀你?你是中国人吗?喝那个还不如喝尿汤子呢你!你还扬着脖子呢你,你还伸着脖子呢你,你还挑着眉毛呢你,你还臭美呢你,像你这样的要是苏修美帝打进来你靠得住吗你?

于是她拱起肩缩起脖低下眉顺下眼俯下头来。她想象在苏修美帝突破我军防线的前夕,首先是她被处决。到了那个时候谁管得了谁?到了“文革”开始的时候她当真有点水蛇腰和小罗锅了,她的改造自己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到了“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一名因为姓洪而洪与红谐音因而气度不凡的工宣队员一次又一次地找她谈话要她交代与外国的关系,而且说即使是里通外国的问题,只要态度好,仍然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

一天晚上洪师傅与她谈话,三谈两说,洪师傅抱住了她的身体而且伸出嘴巴向她脸上乱蹭。她突然产生了灵感和勇气,啪!给了洪师傅一个耳光,打完耳光她吓得要死,回头一看,师傅已经跪在了她的面前……

然而群众反映仍然对她十分不利,那个对咖啡深恶痛绝的女同志说:“怎么洪师傅不找别人呀?怎么这事不出在我身上呀?还是卢倩姑自身有问题!听见吗,同志们,我说是她本身有问题!”她恨不得直接对着卢倩姑的耳朵喊叫。

卢倩姑终于忍不住了,她喊道:“就你那个猪八戒样子,你不觉得给无产阶级丢人吗?你要当无产阶级,配吗?你看看人家李铁梅、吴清华、江水英、方海珍和阿庆嫂吧,那才是无产阶级的光辉形象呢!”

她的话使人们笑得前仰后合。她受到了鼓励,她一不做二不休,大叫道:“去她的吧,谁怕谁呀?我才是无产阶级呢!到现在我连手表都没有,我当过童工,我的亲爸爸是长征老同志,我的后爸爸是铁

路上扳道岔儿的,和李玉和一个工种。我上哪儿是资产阶级去?我舅舅又没有当过日伪警察,我上哪儿有问题去?我没入党没入团那是因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着,你?”

她说她的舅舅不是日伪警察,是因为对方的舅舅似乎有这一类的问题,她也学会了政治讹诈,她喝道:“都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谁怕谁?”

她有这么股疯劲。平时,她多半都是诚惶诚恐,低眉顺眼,装傻充愣的一副小媳妇样子,偶尔发作一回,就会突然成了泼妇成了二百五成了恶婆婆。她矫情起来也是一套套的马列主义一套套的造反有理一顶顶的政治帽子,哪怕事后吓得尿湿了裤衩。(她确实吓死了,因为她居然一激动编了一套瞎话:说自己的狗屁继父扳过道岔!)

对于自己的偶尔发作,她有一套理论:“实在不行就闹它一通,省得我憋在心里长癌。闹一通,我发泄出来了,我不憋得慌了,他(她)傻在那儿啦,让他(她)长癌吧!”

这样那样就到了一九七七年,她用差不多半年时间写了一篇小说。她写一个离大陆十分遥远的海岛渔村,一个哲学家受到坏人的迫害“下放”到这里,哲学家在艰难的情况下为渔民做了许多好事,后来有一点爱情的插曲,有波折,最后在一次台风期间他失踪了。

她写这篇东西和她学生时代的一次恋爱经历有关,一九五五年,她一进高中就爱上了一个自称一定要学哲学的学生。他们在新生联欢中就相识了,他们翩翩起舞,跳了三支曲子,一支是《彩云追月》,一支是南斯拉夫的《深深的海洋》,一支是《快乐的寡妇》。那时候高中生可以随便跳舞,搞点恋爱也不像后来那样犯忌。一九五五年真是一个美好的年代,虽然已经开始抓胡风了。那时候很自由,不像后来管得那样严。可惜一九五七年一搞“反右”,未来的哲学家被揪了出来,没等她反应过来,哲学家跳楼自杀了。倩姑恨他:一个男生怎么这样娇嫩,这样的人不该生活在咱们这方。

这是她生平受到的第二次严重打击。第一次打击与她的继父有

关,长大后在初中三年级发作过一次癔症以后,她再也不敢不肯不愿想它。后来继父一直卧床不起,卧着床还审问妈妈倩姑这个野种到底是谁的种子。是的,在这一次癔症以后,她的头发进一步黄了,她的眼睛进一步吊起来了,她的嘴喙进一步像狐狸了,对这一切她自己 also 起疑。

海岛渔村她只去过一次。非常奇怪,在“文革”已经搞了七年、卢倩姑已经再也不读小说不做梦不听音乐以后,一张口就是妈的皮操狗日的扯鸡巴蛋至少是王八蛋丫挺的混球儿毙了你以后,领导不知从哪里得知了她对文学的爱好和特长,竟然让她去海岛“深入生活”,目的是写几首歌词,好排练了参加业余文艺会演。她去了,在海岛受了不少罪,可是事后回想起来,又觉得海岛的生活格外迷人。而且她悟到,虽然她为自己的怪模怪样而自惭形秽,其实她的模样非常吸引男性。

她没有写出任何鼓舞批林批孔的歌词,却悄悄地写了小说。她写小说的最初经验像是唱一首歌,她着迷般地一股脑儿写进去那么多美好的言词:人生、幸福、爱情、记住、天空、大地、草地、鲜花、想你、奔跑、快乐、忧伤、旋转、飘荡……这些她爱它们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的词儿,她都写到小说里了。她最喜爱的是“缤纷”和“飞扬”,写到这两个词她就仿佛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彩色气球在面前升起,又好像是一群鸽子带着响哨在空中飞过,又好像是夕阳的金晖照耀在了秋天的布满五颜六色的树叶的林间。写到这些可爱的词儿们,连她的钢笔行书字也写得特别好,潇洒挺拔,刚柔相济。她没完没了地写了海、波浪、潮汐、泡沫、日出、月落、渔船、海鸟和岩石。她反复比较,觉得自己写得其实比海明威好。她又反复考虑,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青姑,给小说起了一个题目叫《遥远》。

她的小说稿连续两次被退回来了。她变得更苍老,更萎缩,更凄凉也更丑陋了。她三十九岁,她觉得自己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她连眼泪也没有了。谁都不知道她写小说的事,她是直接把稿子送到

编辑部,送到一脸文学的深度近视的老男编辑手里的。送去以后,她就隔三岔五地去催问结果,这使她从编辑部同仁的脸孔上看到了轻蔑与厌恶。老编辑一见着她先皱眉,干脆教训她说:“你不能妨碍我们的工作呀,我们这里一天收到一麻袋稿子,我们不可能立马儿看完,你不要来得这么勤嘛。”

“我有一个要求,你们看完我的稿子,不论什么意见,请你们把稿子留在编辑部,我自己来取,不必给我寄信,不必花邮票钱。”她壮怀激烈地说,脸红得超过了“偷汉子”被抓住。

我他妈的皮,她想。我操你妈,她又想。经过了那么多年锻炼、学习、改造,她才不怕遭人讨厌呢:你讨厌我,我还讨厌你呢!

一脸文学苦相的老编辑冷淡地对她说:“你的稿子不真实,倾向也不怎么好,我们不准备用。”多一句解释都没有。她想满不在乎地骂一句,做出来的却是一副奴颜婢膝、十足马屁精的神情。她含着泪向老编辑道了谢,走了。

然后她找到了第二家大型文学刊物,这一家刊物不像头一家那样老牌正宗,刚创办半年,然而赶上了新浪潮,显得思想解放先锋前沿。她也是自己找着去的,把稿子送到了一位气喘吁吁的大姐手里。大姐要了她的公用传呼电话,然后两个月过去了,没有音信。

王八蛋!她收到了退稿信。幸好,退稿信直接落到了她的手里。如果是落在同事手里,她的脸皮还往哪里搁!

她退而把稿子给了一家刚刚复刊的小刊物。她的稿子很快登出来了,小说标题改成了《阿珍》,反应极佳。作协的一位领导著文说她的作品的发表像是吹起了一股清新的风。一位老诗人说“对于这样才华洋溢的作品我们已经久违了”。被称为思想家的重型理论家杨巨艇在一篇记者访谈中称她的作品向社会提出了十二个重大问题。另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则对记者说她读了青姑的作品激动得哭了。同时倩姑接到了上百封读者来信,其中有她极佩服的思想家杨巨艇的和电影导演蓝英的。她哭了几夜,她想起了三十多年来她

受的苦，她的一档子接一档子的背运，她是天生的丧门星、白虎星、扫帚星。如今她一鸣惊人。

有趣的是，退了她的稿子的一号大刊与二号大刊也纷纷给她挂传呼电话，给她发贺年卡，给她发约稿信，不是一般的铅印约稿信而是手写的热情洋溢的信，那样热情的信连她恋爱时也没有从男友那里得到过。她觉得腾云驾雾一般。她没事就找出这些信看。想不到我卢倩姑也有今天，她肚子里脏话连篇，自我庆幸。

兴奋中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初，寒风已经扫尽了这个城市的落叶，暖气还不开，她穿上小棉袄，冻得牙花和腮帮子疼。她的继父卧床已经十四年，除了骂人的时候清醒，其他时间昏睡。实际上已经与她分居多年的她的所谓丈夫小牛出差去东北了。其实他去哪儿与她无关。她和母亲在暮色苍茫中包饺子，她们在听收音机里播送的郭兰英歌唱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信天游”：“一道道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噢红军到陕北……”连这样革命革得回肠揪肺的歌曲也已经十几年不让唱了。妈妈问：“你又写新的了么？”她点点头，现在她的写作已经成为家里的中心话题。

她走进卫生间小解，每小便一次她也不平一回。如果她是男人，“他”可以大模大样地往那儿一站，掏出来就尿。现在呢，麻烦多了。然而，更不平处在于，除了不能站着小解以外，现在的她，与男人又有什么区别？

这时候她听到了母亲的狂叫声，听到这声音她还以为母亲被狗咬了或者遭到了暴力袭击。她连裤子都顾不得提，尿到半截就往外跑。“怎么了？”她连忙问。尿已经把内裤连同罩裤湿了一片。

母亲大口喘着气，好像犯了心肌梗死，她手提着新买的半导体收音机，调整着旋钮，一个温厚的男低音出现了，正在朗诵青姑的小说《阿珍》。

青姑立时屏住了气，系裤子的动作停止了，她提着裤子，听到了一串串珠玉一样的语言，听到了沉稳雅致的声音：

海浪翻滚着推向远方，日光在波峰上跳舞，一次又一次的深情，一次又一次的遗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希望向遥远的天边伸延，终于，减弱了，黯淡了，平静了。于是大海无声无息，于是大海在衰弱地低语……

这是她的文字吗？

波涛仍然翻滚，即使在梦里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巨浪……

这是梦吗？广播员浑厚的声音过去梦里也没有听过。但是念巨浪的“巨”的时候，广播员没有强调圆唇母音，听起来好像“意浪”，该死！

梦里，人们仍然感觉到他的灵魂，海的灵魂，不安而且痛苦，激动而又怀疑，永远的波涛，永远的疑惑，永远的辽阔，永远的试探，永远的涨潮与退潮……

这几句读得太动人了。不。这不可能是她的文字，她已经麻木不仁，她已经粗话连篇，她习惯的语词是“购货本”“坚决拥护”“有处理（减价）的（商品）吗”和“狗急了还跳墙呢”一类，如果不是“他妈的”直到“操你妈”的话。她常说的感叹语是：“哎哟，我的腿肚子（腰眼儿、脚后跟儿、麻筋儿）！”她最喜欢用的形容词是“疼”“酸麻”“糊涂”“瞎么瞟眼”和“五迷三道”……她早已经忘记了海、云、梦、太阳和灵魂，她早已不会说悲哀、痛苦、希望和辽阔，连“疑惑”是什么意思她也疑惑了，疑惑不就是嘀咕吗？干吗不说嘀咕偏说疑惑呢？还有“黑夜过去是白天”“冬去春来，柳条发芽”……也已经不是她的语言了。收音机里被一个浑厚的嗓音朗诵着的所有这些词语都使她觉得陌生。不，这不是她写的，而是另一个天使，用着天国里的语言、天国里的心，暂时的、偶然的、莫名其妙地选中了她或碰上了她，假她的手，写出了绝对与她的思想感情无关的文字。

那个青姑写得真好，我这个倩姑的生活是多么丑恶。

直到朗诵完了，娘儿俩仍然紧屏住气，谁也不愿意说一句什么话使自己也使别人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妈妈！”倩姑终于叫道，“你怎么知道收音机里有？”

“我不知道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一定是窗户，我们的窗户传来了你的作品：‘我缓缓地转过身去……’不知道是谁家在收广播，我赶紧拧开了话匣子……”母亲说。

在倩姑的怀疑的目光前，母亲背诵了倩姑的小说，有些段落，母亲已经完全背下来了。母亲的声音苍老了也沙哑了，背诵使母亲干咳起来，母亲的声音比广播员的声音更撕人心魄。

倩姑抱住了母亲，娘啊，相依为命的娘啊。“儿死后，把儿埋在大路上……”一叫娘她就想起了《洪湖赤卫队》，想起了女游击队长韩英准备就义时对“娘”的大段抒情唱段。她已经不可能想别的了。她倩姑命硬，命苦，命孤，她没有——实际上她们娘儿俩都没有而名义上都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朋友，没有感情的依托与灵魂的依靠。然而她有娘，娘有她，娘就是她的，她就是娘的丈夫、情人、孩子、朋友、所有。

看来，母亲在倩姑寄出稿件以前就通读了她的手稿。她没有与倩姑打招呼就掌握了倩姑的一切，包括秘密，包括灵感。这又使倩姑觉得别扭。

这是没有办法的，多年来，娘儿俩就是这样的“忘年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而且，如果不是母亲早已对她的处女作烂熟于胸，她怎么发现得了电台的广播？她不发现，倩姑怎么可能听到广播？想到可能与自己的处女作的广播失之交臂，倩姑觉得没有勇气再想下去。

继父醒了，可能是被她们的动静吵醒的，他不甘寂寞地嘟囔起来，母亲认为他是在骂人。在差不多失去了一切意识和运动能力以后，他还有少许骂人的能力顽强地保存着。过去遇到这种情况，母亲会赶紧过去劝慰，而今天，在被青姑的小说熏陶以后，她们都涨了行

市,母亲只是砰地摔响了关紧了继父的卧室也是她自己的卧室的房门,她宁愿不承认他的存在。

而且,那个神奇的青姑的小说里写了爱情,伟大的、令倩姑倒了半辈子霉的爱情。哲学家在海岛上与当地的一个小学老师相识。美丽的小学老师名叫阿珍,她唱歌给哲学家听,煮米粥熬小鱼给哲学家吃,而且常常听哲学家讨论生命、良心、爱和宇宙。青姑写道:

……她听不懂那些深奥的名词,但是她用心感觉着它们,她用微笑补充着解释着它们,她用温柔的目光捕捉着它们,她用莫名的快乐完美着它们。于是哲学家也为自己的想法而欢乐了,为思想找到生命找到活力了,为概念而燃烧而热烈了,为所经历的难以置信的种种试炼而感到骄傲了。

女儿与母亲背诵这一段的时候有点打磕巴儿。然而这样高雅深奥的句子并没有继续多久,因为哲学家的身份是不允许恋爱的,而阿珍的青春也是禁止爱情的。那时爱情意味着资产阶级、异己、腐化、不革命直到反革命。哲学家与阿珍的爱情被告密者发现了。告密者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名叫红霞,她本来是话剧演员,由于与胡风分子有染被下放到这里,她有双料的麻烦,既算胡风分子又算腐化分子。她一心想表现得好一些以早日回到人民队伍文艺队伍,主要是回到家里看顾她四岁的女儿。有一个未证实的舆论,说她女儿长得像她的丈夫倒像某个更加倒霉的剧作家——胡风分子。甚至可以说告密者红霞长得很漂亮,她丰满而且高大,目光流动,脸色红扑扑,一股热力四下散放。有一次哲学家与红霞握手,握完了手哲学家的手像烤过火一样的发烫。更重要的,红霞的文化积淀与阿珍无法相提并论,她知道莫泊桑,她知道舒伯特,她知道凡·高和高更,她会背诵莎士比亚的戏里边的一段朱丽叶的英语台词。如果单看外形,哲学家弄不清是告密妇人红霞更吸引他还是海岛女教师阿珍更吸引他。而且,红霞也爱唱歌会唱歌,问题是红霞一次连唱几支修正主义

的爱情歌给哲学家听，哲学家听得入迷，听得落了泪，他忘情地为这个和他的命运有某些相似之处的女人鼓起掌来。红霞害怕了，她忽然想到也许哲学家会去告她的密，揭发她唱了修正主义的歌。他和她的身份同属于下放的知识分子，她必须和他竞争调回大城市的名额，如果哲学家去告发红霞念念不忘修正主义的爱情歌曲，也许可以立功提前回到城市。同命运的人是不共戴天的，于是她抢在前面，为防止被告密而告了（哲学家与阿珍恋爱的）密。青姑写这一段的时候有一种恶毒的快意，她知道自己发现了人性中最丑恶的那一点。

二十年后，青姑（那时已经叫青狐了）听人们讲广东人吃猴子的故事：一群猴子关在铁笼子里，由顾客前来挑选，顾客指指点点地挑了一只猴子。猴子是聪明的，它完全理解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它，吓得浑身筛糠，往后退缩隐藏。这时，别的猴子就会立即将它扭送到人前，因为它们害怕人们抓不着选中的猴子而以自己顶替。为了保住自己，它们愿意充当吃猴子的人的鹰犬。青狐想，这可怕的猴性兼人性我早就揭示出来了。

这是我写的吗？一个窝囊的、粗俗的、倒血霉的女人，也能写出末日审判一样的庄严无情的句子，再不是窝囊的粗俗的倒血霉的声调而是天堂的钟鼓、是天使的宣示、是天启的辉煌啦！

这一段刚刚开始，广播朗诵到了时间，宣布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青姑的感觉像是洗了一次澡，从头到脚，温暖的清水、洁体的肥皂、痛快的抚摸漫过她的全身、冲刷所有的污垢、打开每一个毛孔，有一种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芳香、特别的感应从身体上通过。她又像是一架钢琴，朗诵的每一个字像是点抹敲击的手指，于是她响动起来、兴奋起来、轰鸣起来。她脑子里嗡嗡的，身上震麻着，灵魂哭泣着、沉醉着。她好像是一湖清水，朗读的词句如同微风，吹起她美丽的涟漪，她对微风充溢着感激之情。她继续包饺子，她煮饺子，她吃饺子和腌萝卜酱黄瓜小菜。她与母亲不停地谈话。她擦桌子洗碗扫地倒

垃圾。她兴致勃勃，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然而她又心不在焉，她的心里不断地响起一架钢琴的和声，她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件每一个器官每一根神经每一个毛孔都在震颤、都在发声、都在回应与共鸣。她的心里不断震荡起一圈圈的涟漪、一层层的波浪和细碎的灵魂的低语。真好，这是真的，我的时代终于到来了。梦实现了，苦和罪有了报偿：我的小说、我的语言、我的悲愤、我的爱情、我的愚蠢和孤独、我的胡思乱想和信口开河、我的狼一样的面容和狐一样的神情，都成了，都发光了，不再是那个可怜的、沉默的、萎缩的卢倩姑了，而是另一个人，是青光闪闪的姑娘，是月亮一样孤傲地高踞中天、被众人仰望的小说家。她乐得合不上嘴。她出色地胜任愉快地做着所有的家务同时与母亲交谈着，然而她同时立即忘记着一切，除去她的小说。年华老大，一波三折，在已经绝望了一次又一次之后，最后最后发表出来的小说，那小说围绕着她贯穿着她激荡着她。

母亲说：“倩姑，我爱看你的小说的后半部分，我知道女人能够被爱情两个字害得有多么苦。”好像母亲这样说了，但即使母亲这样说了青姑也没有在意，她的心花正在开放，她的美酒正在流淌。她微笑着与母亲谈话，她似乎同时在与小说里的人物和小说朗诵者谈话。她毫不在乎母亲对她的小说的解读，如果那是解读的话。

……她学会了游泳。梦里她在波涛滚滚的海面上漂浮前进，她变成了一条大鱼、大船，呜呜、咝咝、飒飒……她叫着，笑着，摇着，起伏着。突然，她沉下去了，漆黑无底，无依无傍。

她被叫醒了。

母亲推醒了她，有人敲门。天色还黑黑的，时间是早晨六点过一分，不应该有人在这么早来敲她们的门的。

她匆匆披上衣服，扣子系错了也顾不得整理。她开开门，吹来的是一阵刺骨的寒风。夜里来寒流了，她想。她看到的是丈夫小牛单位的党委书记老李和另外两个女同志。老李面色很难看，他说：“卢倩姑同志，有事情，是这样，您一定要坚强一些。”